



軍事戰略

「戰爭迷霧」觀後之我見

空軍中校 藍碧玲

提

要

不論彈藥如何精密或應用方式如何精明，現代化火力在有限戰爭中的作用仍有極限。壓倒性之火力無法補救愚劣之戰略，一場消耗戰係對政治意願與國家決心之考驗。「戰爭迷霧」此不但是一忠實紀錄史實的影片，也詳盡描寫了美國重視戰略分析、因越戰而聞名於世的前國防部長麥納馬拉在嚴苛時間壓力之下，對美國領導能力的試鍊，對其任職期間做了詳盡的剖析，殊值我空軍位居要職人員仔細品味。

壹、前言

政治是國與國之間敵意的根源；軍事力量只是表達敵意的工具。

—克勞塞維茲

越戰改變了很多事物，不僅是美國，更影響了全世界。

越戰使美國的外交政策轉向、反戰思想的出現、第三世界的崛起，惟很多事物並非因二次世界大戰終結，而是因越戰—這個共產集團及民主集團的延續戰，得到確定與發展。其中最大、最深遠的就是冷戰及美國民權的發展。

越南戰爭是法國退出越南，南、北越分治，及北越共黨致力統一全越之所發生的一場戰爭，是冷戰中的「一次熱戰」，希望統一越南的南方反政府軍「民族解放陣線」在北越領導人胡志明的支援下，反對南越吳廷琰政府。美國則出兵幫助南越。當時美國總統艾森豪實施對共黨集團全球圍堵，以避免越南遭到赤化，危及到週邊其他東南亞國家與整個世界安全，產生骨牌效應，於是大規模出兵南越，終於演變為二次大戰後除韓戰外最大規模的地區性國際戰事。

於是，一場自由民主與共產極權對抗，長達十二年，是二戰以後美國參戰人數



最多、影響最重大的戰爭，牽連160餘萬各國籍部隊征戰沙場，造成30餘萬美軍傷亡的近代史大戰，正式登場。根據美國國防部公佈，美軍在越戰陣亡官兵4萬6,397人，因意外死亡1萬300人，受傷30萬6,657人，失蹤2,949人。這場戰爭讓美國子弟兵付出慘痛的代價。【註1】弔詭的是越戰是一場傳統武力懸殊的戰爭，美國居然在具有壓倒性軍事優勢下，卻未能獲致軍事勝利敗戰而歸，甚至連與敵人達成僵持狀態都沒有辦法。

在美國人的記憶中，越戰是非常殘忍的一場戰爭（如圖1、2），它還加劇了美國國內的種族和民權問題，使國家處於極度的分裂狀態，給美國造成了難以癒合的心靈創傷。【註2】戰爭不僅導致美國國內經濟大幅滑坡，財政出現巨額赤字，在國際上也徹底改變了美蘇兩霸爭奪的格局，使得美國轉為戰略守勢，而蘇聯則上升為戰略攻勢的地位。

面臨到越南問題，美國詹森總統延續艾森豪與甘迺迪路線，對外奉行骨牌理論



圖1 員警總長阮玉鑾在街邊指揮肅清越共時，聽聞自己朋友一家六口慘遭該名越共謀殺，一怒之下將其就地處決。



圖2 裸體越南女孩Kim Phuc和一群孩子逃離背後空投的致命凝固汽油彈的場景。

註1 《背著越戰十字架 臨老入花叢 麥納瑪拉尋找人生完美句點》，《中國時報》，93年09月25日，來源：<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4+112004092500066,00.html>，檢索日期104年06月08日。

註2 原文作者：Robert S. McNamara with Brian VanDeMark，譯者：汪仲、李芬芳，《麥納瑪拉越戰回顧：決策與教訓》（臺北市：智庫出版社，2004年09月），頁12。



，是故越南問題便成為其任內最大的挑戰。^{【註3】}依據骨牌理論，認為若南越被北越共黨侵吞，下一個目標會是寮（老撾）、柬（柬埔寨），再次為泰、馬、星、印尼、菲律賓。西方國家勢必被迫退出東南亞，歐美便形孤立。美國是非戰不可，但詹森總統在冷戰的默契下，並沒主動求戰的意志。美國介入越戰可說是兩難之下的妥協政策。同時也默許著美國扶持親美政權卻不求真實民主制移植的弊端。

轉捩點在1963年11月，南越領導人吳廷琰遭不滿其貪汙統治之軍官刺殺，隨即北越侵入南越邊境，詹森總統面對的是三個方案：

- 一、依據骨牌理論，美國放棄南越，承認失敗，同時造成圍堵失效。
- 二、有限度的投入兵力，或打一場區域戰爭或有限度的代理戰爭。
- 三、美軍參戰。以維持其民主國共主地位。

在面臨這種情況下，詹森總統考量是骨牌理論的維持，如果採行一案，那後果必定是由中南半島到印度甚至東南亞的全面赤化，美國不能擔負這個風險，再者美國不能放棄其民主國共主的地位，當時泰國亦向美國求援，因其北方有泰共盤拒，最後一點，美軍若不參戰，代表過去美軍投入的時間物力全部拱手讓人，美國不可能做這樣的選擇，同時撤兵也不代表解決問題，但這還不足以說服詹森總統出兵。

最後的關鍵在1964年8月2日與4日，北越涉嫌以魚雷攻擊美軍船艦，之後詹森總統發文國會，要求認可下令還擊北越，越戰正式擴大。

詹森總統參與越戰基本上功過難以定論，但可以見到的是，當時他的選擇並不多，第一，他的時間不多，是否給他可以思考的時間事實上不充裕，第二，美軍是因為突發事件所以導致最後參戰的結果，將這個結果算在詹森總統身上並不公平，但詹森總統無法連任，則很明確的可以確知是越戰的因素，越戰後期，反戰聲浪越趨升高，加上越戰遲遲無法結束，事實上這場戰爭已遠遠大於美國所能負擔的，但這種結果也是當初胡志明所最希望的結果之一。

美國以兩個階段介入越戰，第一階段為間接介入時期，在這個時期美國未直接軍事介入，只是派遣顧問至越南援助，所以也可以稱為「顧問時期」。第二個階段為直接介入時期，在這時期美國直接派遣軍隊介入越戰，所以也可以稱為「軍事介入時期」。

貳、劇情介紹

註3 〈美越戰時期國防部長麥納瑪拉辭世〉，《新唐人》，98年07月07日，來源：<http://www.ntdtv.com/xtr/b5/2009/07/07/a314439.html>。-%E7%BE%8E%E8%B6%8A%E6%88%B0%E6%99%82%E6%9C%9F%E5%9C%8B%E9%98%B2%E9%83%A8%E9%95%B7%E9%BA%A5%E7%B4%8D%E7%91%AA%E6%8B%89%E8%BE%AD%E4%B8%96.html，檢索日期104年06月18日。



《戰爭迷霧》(The Fog of War)劇情是什麼？簡單講就是對美國前國防部長麥納瑪拉的二十五小時訪問，剪成了一部二小時長的紀錄片。是一部一問一答的歷史回憶錄。

麥納瑪拉是誰？他在第一次世界結束那年出生，二次世界大戰時他當了三年兵，研發了關鍵的B29長程轟炸機，美軍因而可以火燒東京，一夜燒死十萬人；美國和蘇聯的古巴飛彈危機時，他是國防部長，只要攻堅，美古雙方肯定玉石俱焚；越戰時，他曾向甘迺迪總統主張撤軍，卻也是詹森總統下令美軍轟炸北越的執行者，但在美軍死亡人數達二萬五千人時請辭(美軍最後死亡人數達五萬八千人)。【註4】

2003年的紀錄片《戰爭迷霧》講述了美國甘迺迪-詹森政府的國防部長、福特汽車公司第一位非福特家族總裁、前世界銀行行長的羅伯特·麥納瑪拉(Robert McNamara)所總結的11條戰爭經驗教訓。

麥納瑪拉出身寒微，父親僅讀到初中二年級，母親也未受任何高等教育。他在三藩市讀小學時，常與華裔、日裔或猶太小童拼功課，而未曾比輸過，可見他自小而來的努力，確實令人刮目相看。他以優異成績進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系就讀，之後又進修哈佛工商管理碩士。畢業後，被母校聘為講師。在哈佛的訓誡陶冶下，他瞭解到一個公司不僅要獲得利潤，也要盡社會之責任。這也許就是他後來接



註4 《戰爭迷霧：歷史的真相》，《藍色電影夢》，93年09月19日，來源：<http://4bluestones.biz/mt-blog/2004/09/post-1686.html>，檢索日期104年07月06日。



受約翰·甘迺迪總統的徵召，擔任國防部長的原因之一。

原任福特汽車公司總裁的麥納馬拉，1961年被甘迺迪總統 (John F. Kennedy) 延攬，出任國防部長，繼續留任到詹森總統 (Lyndon B. Johnson) 任內，自1961年任職到1968年，前後長達七年。

麥納馬拉向來梳著油頭，戴著無框眼鏡，受到總統甘迺迪延攬加入「最棒和最聰明」政策智囊團成員之一，並成為家喻戶曉人物。雖然1960年底麥納馬拉剛當上福特總裁時，並不認為自己有什麼資格成為國防部長，但甘迺迪政府組閣篩選中，他的二戰指揮官背景和以邏輯分析為本實用主義精神仍使他成為了國防部長的不二人選。那時風光不可一



世的麥納馬拉恐怕不會預料到自己因為走出了這歷史性的一步，今後將付出什麼樣的慘重代價。

麥納馬拉是當時政府中的風雲人物，頭腦清醒，冷靜沉著，分析力過人，口才一流，被稱為「長腿電腦」，與同樣實用精英主義的年輕新政府完全合拍。但在續任總統詹森施壓下，麥納馬拉於1968年離開內閣。麥納馬拉當時不再對越戰抱持希望，轉而批評美國轟炸北越行動。【註5】

在美國，越戰又被通稱為「麥納瑪拉的戰爭」——這與他作為軍方鷹派形象代言人指點江山帷幄千里分不開關係。但在埃洛·莫里斯的《戰爭迷霧》中，85歲的麥納馬拉與45歲時的自己對話，似乎其在政府中的作用倒更是制約軍方的中堅力量。比如，他高度讚揚了1962年古巴導彈事件中，甘迺迪如何力挫軍方主戰派，聽從美國駐蘇聯大使勒外林·湯普森 (Llewellyn Thompson) 的建議與蘇聯元首赫魯雪夫秘密達成協議，避免了一場毀滅性核戰。

麥納馬拉相信若甘迺迪不在1963被刺殺，美國是有可能在1965年底便從越南撤軍，避免之後長達十年，屠殺約三百萬越南民眾，5萬8千多名美軍士兵的殘酷越戰。儘管在甘迺迪遇刺，副總統詹森上臺後，麥納馬拉與詹森在美國外交政策，尤其對越南增兵一事意見不合，並最終導致其於1968年2月的離職（或者說被辭退），他在臺上之時仍繼續了其鷹派代言人的職責，並在離職後對越戰升級保持沉默，在

註5 〈越戰是他永遠的痛 麥納馬拉和他的十一個教訓〉，《和訊網》，98年07月12日，來源：http://luocha-oster.blog.hexun.com.tw/34903922_d.html，檢索日期104年07月02日。



轟轟烈烈的反戰大潮中成為眾矢之的，甚至眾叛親離。【註6】

在原時長近24小時的採訪中，導演埃洛·莫里斯共總結出了11條防止爭端升級避免核戰的經驗教訓，如第1條，「了解你的敵人在想什麼」，第5條，「比例原則應該是戰場上的一個指導方針」，第8條



，「隨時準備好重新檢視你的理論」等。其中麥納瑪拉，提出第9條行善先行惡的問題時強調的其實是對「惡」的最小化：「為了行善，我們必須先行多少惡？我們有特定的理想，特定的責任，意識到有時你必須行惡，但(盡可能)最小化惡的程度。」

把麥納瑪拉的「惡之最小化」與其他的經驗教訓結合起來，尤其是第5條，「比例原則應該是戰場上的一個指導方針」，這全部11條便凝結一體，共同服務於他後來致力推行的「正義戰爭」理論，包括對大國核彈頭削減和美國參與國際戰犯法庭的呼籲。

儘管如此，麥納瑪拉提出「為了行善，有時必須先行惡」並非偶然，他以此來在一定程度上為二戰美軍的行為和後來的越戰開脫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這基本代表了甘迺迪-詹森政府的基本指導思想和冷戰時期的美國軍事指導原則。在David Halberstam探討越戰起因的《出類拔萃》(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一書中，甘迺迪內閣的副國務卿，來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黨外交官賈斯特·鮑爾斯(Chester Bowles)曾在私人日記中擔憂甘迺迪精英一派的實用主義至上原則：「新政府缺乏一種有關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堅定信念。」他認為這種一切依賴邏輯分析加減乘除的實用主義儘管在形勢寬鬆時間充裕的正常時期大體總能確保正確答案的推出，但一旦進入國際糾紛邊防突發事件的非常時期，不以基本道德觀念為基準，邏輯思維戰勝一切的實用主義則往往會使一個政府缺乏遠見，做出犧牲長遠利益錯誤行動，如1961年的古巴豬糞灣事件。【註7】(1961年，甘迺迪錯誤的估計了古巴民眾對卡

註6 〈左右看：麥納瑪拉之死〉，《新華網》，98年07月12日，來源：<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topic/yotu/amybFNqkglo>，檢索日期104年06月22日。

註7 原文作者：Robert McNamara，汪仲，李芬芳譯，《戰之罪：麥納瑪拉越戰回顧》（臺北市：智庫出版社，1996年05月），頁6。



斯楚共產主義政府的支持，在CIA的支持下運送了1500名古巴流亡士兵入侵古巴豬羅灣，三天後後入侵便被鎮壓。這不僅是甘迺迪新政府的重大軍事失誤，更是重大的政治失誤。古巴革命政府和卡斯楚的統治因此得到了鞏固。)

在James G. Blight和Janet M. Langd的《戰爭迷霧：羅伯特·麥納瑪拉一生的經驗教訓》一書的最後一章「威爾遜的鬼魂」提供了一組令人膽顫心驚的數字：在19世紀的戰爭中，平民死亡率是10%；二戰中是50%；而二十世紀，也就是「麥納瑪拉的世紀」，平民死亡率達到了75%！然而每一場戰爭，不管是恐怖分子襲擊紐約世貿大樓，還是小布希政府的波灣戰爭，所有的發言人都打著為人民、自由、正義而戰的旗號，滔滔不絕義正辭嚴。麥納瑪拉說所謂「戰爭迷霧」是指現代戰爭越來越複雜，變量越來越多，不犯錯誤簡直不可能；但我認為這些戰爭具象迷霧的背後其實還有更深一層的迷霧，一層掩蓋戰爭背後利益爭奪真相，令統治者和當權派們一直諱莫如深的迷霧，那就是摒棄道德觀的實用主義，那就是「為了行善，有時必須先行惡」鷹派思潮，那就是用「人民」和「正義」來充當勢力擴張擋箭牌的精英主義，那就是用民族主義和宗教信仰來為民眾洗腦的極權思想。^{【註8】}意識不到這點，戰爭迷霧終將揮之不去，「威爾遜的鬼魂」死不瞑目。

2009年11月的最後一天，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不久的歐巴馬總統，美國新希望的代表，在履行競選諾言承諾從伊拉克撤兵後，宣佈美國將向阿富汗增兵3萬到3萬5千人，但同時設定了三年的撤兵期限。在NPR對民主黨和共和黨議員就增兵一事的採訪上，兩位議員都不同程度的對三年撤兵表現出了憂慮，她們都認為美國必須在阿富汗取得勝利，因為這事關美國的「民主自由和國家安全」。^{【註9】}

但第9條經驗教訓不僅與其他的指導原則格格不入，倒更像是軍方為了利益爭奪戰或恐怖分子為「聖戰」所提出的託辭。

「為了行善，有時必須先行惡」的出處原是美国「正義戰爭」理論的提出者，神學家兼哲學家的雷茵霍爾德·尼布林(Reinhold Neibuhr)在1946年反思二戰的責任論。尼布林認為二戰是美國的正義之戰，但因為戰爭雙方都偏離了一戰中的不打擊平民的「正義」原則，美國民眾便必須學會接受這種道德負擔，意識到「為了行善，有時必先行惡」。

參、觀後心得

註8 〈誰記得麥納瑪拉？〉，《苦勞網》，92年04月03日，來源：<http://www.coolcloud.org.tw/node/60212>，檢索日期104年06月23日。

註9 〈紙上談兵，未戰先敗！〉，《新華網》，102年05月02日，來源：http://johnchrysostom.blogspot.tw/2011/05/blog-post_11.html#!/2011/05/blog-post_11.html，檢索日期104年07月06日。



2003年，麥納馬拉以88歲高齡，在紀錄片《戰爭的迷霧：麥納馬拉生命中的11個教訓》(The Fog of War: Eleven Lessons From the Life of Robert McNamara)中現身說法，追憶自己的政治生涯，但重點仍舊圍繞「越戰」。



顧名思義，年已古稀的麥納馬拉再次感懷幽嘆美國政府當局者迷，沒看清楚戰爭是怎麼一回事，而在越南種下大錯。^{【註10】}這部影片問世於美國進兵伊拉克的同時，很快就給人聯想的空間。麥納馬拉在回憶錄裏寫道：有人說冷戰結束後的世界與過去的世界已大不相同，所以，越南的教訓將不再適用或與21世紀無關，但他不同意這說法。他說，指出這些錯誤，可以讓美國看清越南的教訓，使美國能夠站在一個新的角度上，應用它們來審視冷戰後的世界。他為冷戰後的世界和平與安全勾勒出以下圖景：「在這個世界裏，國家關係應建立在法律準則之上，國家安全將由一個集體安全體系來保障。防止衝突、解決衝突和維護和平的任務必須由一個多邊組織來承擔，即一個重組的、強大的聯合國，輔以一些新的、擴大的地區性組織。」。

麥氏認為今後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將直接趨向於五個目標：^{【註11】}

- 一、向所有國家提供反對外部擴張的保證—國界將不應用武力來改變。
- 二、使各國國內少數民族集團的權力得到法律的保護，為改善他們的境遇提供條件，以免其訴諸暴力。
- 三、建立一個機構解決地區和國家間的衝突，避免由超級大國單方面採取行動。
- 四、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和經濟援助，幫助他們加快社會和經濟發展速度。
- 五、將保護全球環境作為我們全體發展的保證。

同樣地，不少專家認為，越南的教訓依然可用於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局勢，麥納馬拉的經驗對美國現實政治仍具借鑒意義。

註10 〈麥納馬拉逝世 享年93〉，《世界新聞網》，98年07月07日，來源：http://johnchrysostom.blogspot.tw/2011/05/blog-post_11.html#!/2011/05/blog-post_11.html，檢索日期104年06月16日。

註11 〈越戰是他永遠的痛 麥納馬拉和他的十一個教訓〉，《和訊網》，98年07月12日，來源：http://luocha-oster.blog.hexun.com.tw/34903922_d.html，檢索日期104年07月02日。



討厭他的人曾經批評他是戰爭劊子手，卻不知道他曾經一心一意只想做個哈佛大學的教授；卻因為採信雞蛋包裝理論發明了安全帶（到商場買雞蛋回家不會破，主要就是因為包裝得宜，車子的設計如能改善方向盤和加裝安全帶，安全一定倍增）陰錯陽差成了福特汽車第一位外人董事長；下公職職後，他出任世界銀行總裁，長期關注第三世界的財經和環保問題。他曾經擁有呼風喚雨的能力，他曾經掌握世界第一強權的絕對武力，但也帶來毀譽參半的人生評價……這些都構成這部紀錄片最迷人的特色之一。

莫利斯的電影主題不是一般紀錄片的編年體例，既然重點是訪問麥納瑪拉就從出生講到年老，而是採用「生命教訓」為主軸，在時間座標上配合教訓主題自由跳動，每一則生命教訓的標題都來自麥納瑪拉的談話內容，含蘊了悟人生的哲理，也能做為這一段電影內容的畫龍點睛題綱，例如用敵人的邏輯去感受去思考Empathy with the enemy（對於敵人，保持同理心），就是生命中多艱難的一關啊！談到古巴危機時，黠武的鷹派軍人只想到後牆已有飛彈，急著要反制敵人，但是政治家必需站在敵人的立場去思索敵人要什麼？想什麼？才能知道自己該怎麼因應，真相是等到冷戰結束，麥納瑪拉受邀到古巴訪問，古巴領導人卡斯楚才明白告訴他，當時的飛彈早已部署，美國固然可以摧毀移平古巴，但是蘇聯也一定會立即射發十多枚核彈的，《驚爆十三天》的結果可能不是和平落幕，近代史早就改寫了。【註12】

同樣地，美日大戰的最大教訓是B29轟炸機原本是在二萬五千呎高空投彈，但是準確度也勢必極不理想，麥納瑪拉建議改成五千呎高空投彈，才能準確摧毀敵軍設施，但是飛行員的身家性命因而大受威脅，當時美空軍司令李枚將軍採用他的建議，採取「東京大轟炸--火海攻擊」，一夜就死了十萬人，麥納瑪拉的感慨是兩軍交鋒時，只能勝利不能失敗，為求勝利，就得不擇手段。【註13】因為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戰敗的人就得接受審判，就得放棄自己原有的一切，所以我們必需以殺止殺，把自己曾經信仰的正義和公理踩在自己的腳下，但是我們真的有權力在一個晚上結束十萬人的生命嗎？同樣的問題也在於越戰戰場。

綜觀美國介入越戰中有關政治及軍事的各項決策，可歸納出以下缺失：

一、歷史的教訓一再重演：

在美國介入越戰之前，許多的歷史戰役中已經顯現出，具有軍力優勢之傳

註12 〈國防部長的越戰回顧〉，《國際在線》，100年05月15日，來源：http://cafe_silencio.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3021146，檢索日期104年07月02日。

註13 〈從電影看越戰 錯得離譜〉，《民生報/A3版》，94年05月01日，來源：<http://www.ptt.cc/man/Warfare/D160/DCF0/D9C4/M.1129630159.A.286.html>，檢索日期104年07月03日。



統西方軍隊，在面對武器較為落後國家的游擊作戰方式，往往居於劣勢。必須使用有別於傳統戰爭的方式來處理，最有名的失敗例子為國共內戰、越南與法國的戰爭。而英國對付馬來西亞共產黨新戰法則成功的壓制住共黨的滲透。

然而，對於一個正在打非傳統性戰爭的敵人—北越，美國卻嘗試對他進行傳統戰爭。嘗試把南越的陸軍鑄造成為一種大規模的傳統兵力，但其主要的威脅還是來自游擊隊，對抗他們最有效的工具是較小單位的局部兵力，那在馬來西亞曾有非常成功的例證。美國軍事政策作為者有低估游擊戰爭中較微妙的政治和心理方面的趨勢，而嘗試把大量人力和武器投在目標上求勝。最後的結果就是越共領導人胡志明，先以人民戰爭與游擊戰抵抗法國遠征軍，迫使法國政府自越南撤退，結束了數百年的殖民統治，胡志明又以同樣的戰略與戰術，再度與美國作戰，最後美國政府終於放棄了它對南越的責任而中途撤退，使南越淪於越共的統治。

二、忽略非軍事的影響因素：正如前面所提，越戰的決勝因素，軍事並非主要關鍵，主要關鍵在於消除南越政府施政的弊病及剝削人民的行為，以瓦解人民對共產黨的支持，才是根本的辦法。美國不應該投入軍隊去解決政治問題。如此將使得軍人於越戰之中，必須解決兩種經常完全相反的目標，一是要大量殲殺敵人，俾以之作為持續消耗戰略之一部分；一是要維持人民之支持。當戰場中之軍人所餘下唯一可用之工具是火力時，要獲得民眾支持就很難了。

三、國內意志無法凝聚：

眾所皆知，民主國家是不適合於打長期戰爭。僅當其士氣已經被敵人的攻擊所振奮，而且也已開始加強其戰爭生產時，民主國家方能善戰。越戰是一場美國介入他國領土的戰役。美國只要多停留一天，就必須承受更多的傷亡。每多停留一天，他們就必須耗費更多的金錢與損失更多的裝備。每停留一天，美國人之反戰態度也必日甚一日，認為沒有希望鞏固南越之傀儡政權及其陸軍。

然而在北越方面，一個獨裁國家可以強迫其人民作無限期的戰鬥。但民主國家僅當公眾意見支持戰爭時才能好好打仗，而公眾意見卻不會繼續支持一個曠日持久而無具體進展跡象的戰爭。況且越戰發生在越南，北越更有足夠的理由激發民族主義，以打敗外來侵入的美國。

總之，美國沒有激發國家意志爭取南越民心，反使越戰成為團結越南民族一致對外的戰爭，是越戰中主要戰略的一大敗筆。對許多美國人來說，越戰是「詹森的戰爭」或「尼克森的戰爭」或「陸軍的戰爭」，而不是美國人的戰爭。

四、政治目標不明確：



在越戰中，北越可以集中全副精神征服越南。美國卻適得其反，它們對於目標的訂定，比較起來，複雜得多。在越南問題開始時，並未成為美國的中心大事，只不過是美國總統日理萬機中的附件而已。內政才是重大的問題，甚至在國家安全方面，其基本關切的問題也不是越南，而是圍堵蘇俄和中國共產主義擴張的更大問題。結果在這場戰爭期間，自始至終，美國的政治目標就毫不明確。

如此政治目標的不明確，導致美國介入越戰是採取漸進主義，漸進主義把美國的戰鬥部隊零碎地逐漸進駐越南，這使得北越有時間對戰略與戰術作適當的調整。這種優勢從本質上說是美國拱手送給敵人的，美國軍事實力遠遠勝過北越。但是由於採取這種兵力分散的漸進戰術，使其每一步都使北越適應，並加以擊敗。總之，由於政治目標的不明確，使得在60年代中，美國投入越戰未免太衝動，而以後的行為則又太遲疑不決。

五、軍事戰略方針錯誤：美國自介入越戰開始，始終在越南採取有限戰略(Limited Strategy)，盡力阻止擴大越戰。美國認為如果越戰擴大，不只中共將參戰，蘇俄亦將參加戰爭，越戰可能變為遠東甚至另一場世界大戰。當美俄均握有強大核子武力時候，戰爭一旦擴大為核子戰爭，全人類即將面臨最後的末日。因此，美國地面部隊始終未進入北越。此外，詹森總統也拒絕美軍直接插手寮國與高棉的事務，結果北越成為越戰越共補給與增援軍隊的可靠來源，美國在1962年未能制止北越沿著寮國東西國界建立胡志明小徑，對於爾後戰爭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影響。

六、戰爭型態未能掌控：

美國介入越戰之後，顯然未能了解到越戰之戰爭型態，當時越戰之客觀環境為，是一場發生在越南境內之內戰、越共所使用的是以游擊戰為主軸之人民戰爭作戰方式，因此要消滅越共具有強大的軍力並非致勝的主要關鍵。

幾乎在所有的例子裏，在以政治方式解決時，總是傳統部隊那一方吃虧。而當美國陸軍進駐越南時，其主要精力還是集中於在歐洲與蘇聯打一場機械化戰爭。在西方國家中(尤其以美國為甚)養成一種過度依賴空中火力之習性，或許此種期盼正可追求不必付出人命即能以技術方法贏取戰爭之產物。然而卻輕率認定空中作戰之驚人破壞力，誤以為能讓人達成協議，使人命之耗費至最少。

七、嚴重缺乏軍事紀律：根據基本原則，一支強大的軍隊必須具備三個主要的條件：士氣、軍紀與裝備。當美國政府決定直接介入越戰時，美軍遂肩負了代替南越部隊與共黨作戰的責任，這是在南越部隊既缺乏訓練，且又裝備低劣的情形



下，美國方作此決定的。南越當局曾乞求美國協助建立一支強大的南越武力，以能與美軍並肩作戰。但詹森總統不重視越化問題，因為它對南越部隊沒有信心。到了尼克森接任總統後，才開始推行「越戰越南化」的政策。越化的延遲影響南越部隊的士氣太大，使軍官們採取消極政策。此種瀰漫之依賴意識不僅導致軍事技術之衰退，且於真正風氣上亦耗弱了南越軍隊地面士兵之作戰精神與積極進取心。

肆、建言與結論

「如果我們所面對的敵人，其能力早已超越過自己，那麼，運用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等多面向之外交策略來尋求或激化和解共生之道，亦不失為一有利之戰略。」從越戰中可學得一項教訓，那就是不論彈藥如何精密或應用方式如何精明，現代化火力在有限戰爭中的作用仍有極限。壓倒性之火力無法補救愚劣之戰略，一場消耗戰係對政治意願與國家決心之考驗。

早期之決策者決定進行消耗戰時，其部分原因是信服美軍火力所產生不切實際的期望。然而，當無法提高破壞量及無法粉碎敵人之意志時，美國於戰略上卻少有變通之道，僅在於情況不利下自戰爭中撤出，或永無止境地提升破壞水準，如此，卻不能挽救美軍在越南的挫敗。現今中共國力日益壯大，兩岸軍力早已嚴重失衡，故「軍備競賽」決非當今我國與中共相處之道。我們應如何面對當前敵人，筆者建言臚陳如后：

- 一、深化兩岸認同與利益：國家安全既不是客觀的，也不是主觀的，而是主體性的，國家是否感到威脅，在於自我和他國之間是否建立了集體認同。學者溫特認為，當具有共用觀念的集體認同建立後，國家可以超越自助特性，相互間構築起高度信任，彼此以和平途徑解決衝突，而不是訴諸武力，從而實現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轉變。外在的國際制度結合內在的觀念結構，不但可以制約國家的行為，而且可以改變制度內國家的認同，以及基於認同而形成的國家利益。因此，沒有共同的認同，顯然無法建立長久和平關係。我們應當期望藉由行為體之間建構共有的知識或文化，產生相互信任「兩岸共同體」的概念，以避免兩岸間的安全困境。
- 二、建立諮詢機制爭取凝聚共識：國家安全建構的條件在於國家必須發揮能動性，整合內部共識和資源，透過反思、國際參與及實踐，策劃相互依存的兩岸政策，爭取國家安全利益。而國家安全與兩岸議題，應更為公開和開放，使民間和政府意見可以相互交流，建立共識。基此，執政當局在思考國家安全與兩岸相



關議題時，不可將其視為單一議題處理，必須全盤考量相關因素，整合決策菁英與大眾的意見，做好政策說明，使朝野有良性對話空間，凝聚內部共識，使國內的凝聚力量增加，讓多元開放的社會，也能對未來兩岸關係扮演具有積極、建設性的角色與功能。

三、強化互信機制推動區域穩定：

積極推動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之具體規劃與談判人才之培育與訓練。「信心建立措施」的概念是：敵對或鄰近的「國家」，藉由聯繫管道的建立、透過交流與資訊交換，增進雙方瞭解，避免彼此因軍事意圖上的誤解，導致意外的戰火；並透過交往原則的確立、軍事的行動規範與查證制度等措施，來加強相互信任之關係，以達成安全與和平的目標。

對我方而言，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必須以國防安全、國家尊嚴和全民意志為主要前提，並以增進兩岸軍事活動透明化、降低誤會誤判所導致不必要的軍事衝突、進一步加強兩岸溝通，維持臺海和平與區域穩定目標。避免爆發軍事衝突，尤其是因主權爭議而引發之戰爭，可說海峽兩岸之間最大之共同利益。準此，為降低中共武力威脅、避免兩岸走向軍備競賽，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實有其必要性。

四、洞悉統戰策略深化全民國防：中共統戰的理論基礎來自「唯物辯證法」，統戰的特點是「借敵」或「以敵制敵」，而其弱點就是「受制於敵」，因此，只要把握「因敵之所長，擊敵之所短，去敵之所恃，救己之所短」方策。中共對臺和戰「兩手策略」在運作上，由於其具有共黨的制度和組織特性的作用，形成了「一條鞭」效能，雖然有時專橫僵硬，但其快速指揮的效應與堅持積持的特點，仍值得我們注意。事實上，我們沒有中共強大的核武導彈力量，但是我們卻有最強大的「自由民主」導彈，也是中共最不願大力開放的政治民主化。當前兩岸關係已朝和解共生的方向大步前進，國人仍應提高警覺，加強國軍緊急應變之功能，並配合跨部會行動，強化全民防衛動員，落實全民國防，提升政府對於非傳統軍事安全之反恐、救災和搜救等威脅因應之能力。

五、塑建慎戰觀念避免兵戎相見：

主張以談判代替對抗，已成為世界各國解決紛爭之主流思維。建立制度化的溝通管道與協商途徑，以解決雙方因交流所衍生的問題。兩岸政治與軍事對峙之局面已超過五十年，但是隨著兩岸交流的開放，雙方人民與經貿交流之密切，「戰爭」已非唯一或必要之選項，甚至是最差之選項，兩岸軍事對峙之緊張關係，亦已稍有緩和跡象。因此，未來兩岸關係之發展，應避免觸碰彼此所



能容忍之底線，必須「求同存異」，建立「慎戰」觀念與「軍事互信機制」，勿動輒訴諸武力威脅與恫嚇，才能營造兩岸和平發展之環境。此外，以智慧發展兩岸關係，共創兩岸和平雙贏策略。

近期「兩岸包機直航」、「大陸民眾來臺觀光」等，開啟了以經貿交流為主的嶄新之兩岸關係發展。全球化並不等於大陸化，但是若沒有一個穩定的兩岸關係，以及欠缺一個堅實的兩岸經貿網絡，臺灣在全球化的競爭優勢將因而會減弱。因此，如何同步地加速全球化與建構兩岸穩定的經貿架構，是臺灣未來安全政策中的重要一環。

負責任的領導者，應以化解兩岸戰爭危機為最高優先事項，並揚棄意識形態之爭，迴避主權爭議，以務實之態度創造雙贏互惠，藉由經濟、文化的持續交流「化異求同」，而逐漸弭平政治上的歧見與軍事的對峙。總統馬英九先生強調：臺灣身處在美國、日本、中國大陸、東協等重要經濟體中間，地理位置優越，應將遠光放遠，效法新加坡的國家發展核心理念，利用區域位置連結全球，在兼顧安全與尊嚴下與世界接軌，臺灣有很強的軟實力，愈開放，戰爭危機愈小，可謂務實與中肯之論。

六、整合全民力量建構防衛意志：

透過「全民國防教育」的實施，鼓勵與動員民眾參與國防事務，體現國民參與國家防衛的意志，促進軍民資源與功能的整合。特別是面對中共全方位的威脅，我們必須以總體性的國防思考模式，結合全民的資源與力量，建立全民團結的憂患意識，運用軍民一體的力量，共同防衛國土與家園的安全。

我國「國防法」第3條明訂「我國國防為全民國防，包括國防軍事、全民防衛及國防有關之政治、經濟、心理、科技等直接、間接有助於達成國防目的之事務」。全民國防不只要求軍事領域方面對敵的作戰，任何可以協助或作為國防的輔助力量，都是全民國防實施的範圍。另為了防範各種緊急事故可能造成的社會恐慌及經濟危機影響國土安全，全民國防依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的規範，持續全民防衛動員準備相關工作，整合全國人力、物力、財力，積極從事教育、精神、人力、物力、財力、交通、衛生、科技、軍事等動員準備，以結合軍民力量，厚植總體戰力。

伍、結論

麥納瑪拉最為人所詬病的是，明知越戰師出無名而仍附和總統意旨；明知贏不了，還要增兵出征，成了以總統為首的騙子集團中的一員。他的政敵固然是共和黨



，然而他更是自由派民主黨的第一敵人，在無法再繼續主持五角大樓事務的情況下，麥氏只能掛冠而去，後來出任世界銀行總裁，結束了他這一不尋常的從政經歷。

九〇年代，麥氏重返越南，見到了昔日仇敵，越南的外交部長告訴他，美國人一直相信越戰是冷戰時期美國為了防堵共產黨勢心擴大的必要戰爭，但是美國人卻不明白為何北越人卻毫不畏死、抗戰到底，甚至最後能擊退美軍，統一越南。他的回答是北越人堅信越戰是一場追求獨立、追求自由的戰爭，如果美軍獲勝，越南就會淪於奴役國度。「你們從來不看歷史嗎？」越南外交部長質問麥納瑪拉：「我們為了對抗中國，打了一千多年的戰爭，從不妥協，對法國，對美國，不是一樣嗎？」是的，我們從來不會從歷史上學到教訓，錯誤都會一再重演。

雖然有人對於誰該為越戰負責的史實陳述有不同意見，但是《戰爭迷霧》這部紀錄片，讓我們看到的卻是在生命的黃金時代握有戰爭引信的行刑劊子手，在晚年重新回顧人生，對於人性的感歎以及對世界和平的呼喊！麥納瑪拉在影片中那番反省的話：「你不能說戰敗了才稱之為不道德（指過去一些具爭議性的作為），而戰勝了就是有道德？」不就是給予它最大的揶揄與諷刺，不是嗎？

集毀譽于一身的麥納瑪拉，在回憶錄中非常詳實地寫出越戰的真相，他的真誠坦白是無庸置疑的。環顧國內外的許多國家領導者，多在他們的回憶錄中誇張地、扭曲地自我表揚一番，像麥氏這樣的真情告白，倒是少見。麥氏的逝世給予我們後人蓋棺論定的機會，由於當年白宮製造的世紀大悲劇，留下了數不盡的責難，麥氏也都承受下來，如今他有了交待，從而走向生命旅途的終點，令人無限感傷，也令人無限佩服其勇氣。

反觀，兩岸關係絕非「零和」(zero sum)遊戲，若兩岸之間發生戰爭則屬「雙輸」的局面，對海峽兩岸人民與文化、經濟發展都將是一場浩劫，亦是兩岸關係發展之大倒退。因此，兩岸政府之領導人，應以最大的智慧與耐心，化干戈為玉帛，以尋求兩岸的和平與發展為目標，避免出現軍事衝突與對立，先消除軍事上的威脅之後，我們才能逐步有效解地決非傳統之安全項目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作者簡介

空軍中校 藍碧玲

學歷：國防管理學院85年班、情報軍官班、空參院99年班、國防大學戰爭學院戰研所104年班碩士。經歷：補給官、化兵官、佳山基地洞庫運作科長，現職：空軍455聯隊基勤大隊基中隊長。